對山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當市侍御

欣仰下風之日久矣念間辱使至開示教札兼以隆禮儀厚眷注感刻無已自執事入關以來吏知畏法民有休息心私心甚懾以為祖宗建置憲臣之意不意今日復覩以此數欲裁問少罄仰德之心退而自惟輙又中止蓋曩時士大夫得為而不為與今不得為而為者其勢迥異乃執事奮迅激昂振作興起如此使不肖日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心快意熙如受重寶此豈易得哉天地間豪傑英邁之士未嘗一日無然其行事持理率視世道為低昂賢者過於激則小亟而大遺不肖者委於數則行廢而弊滋故天下之民不能安樂闤闠者漁肉之吏橫逆之民得恣肆志意也夫贓吏與悍民雖同為蠹法害政然吏易革民難理何者其分異也吏即嚴酷無狀得軌事者少欲加意則人人能往告之雖具位者亦知贓吏當去至於悍民專制於鄉民服其强而不敢爭上司地遠位尊提解之間動止旬月彼誠脅以威氣益以賂遺則証佐効力訴夫塞路故鄙諺曰民之威過於嚴吏其勢使然也今執事所宜先者莫如此二物夫黍稷重樛非芟刈繁草狠莠不能成全興禮樂之化倡良善之俗悍民桀姓不去雖五帝不能化三戶況其下乎此僕親有所感幽憤於心無可告人者幸足下觀風此方為人行事曠然無儔今失而不言是終身含鬱徒自懊惱為痛耳惟足下裁之

與良弼書

僕所以諄諄於吾鄉之人者未欲使吾鄉之賢子弟皆由僕之門以自遂僕也蓋有所惜爾已聖賢君子

之業不明於心言語文字之間蕪穢駁雜夸侈浮放
邇之不知所以事父遠之不知所以事君夫婦長幼
朋友之間寥乎無所處接俗鄙之飲市井之語蚩蚩
乎牛馬禽獸之歸宗何其可為也僕讀史記百家之
言見吾鄉之士每必掩卷歎息思欲以振作衰惰之
氣而刷先其舊染之汚用復古昔大雅之躅而吾鄉
之人知者以為康子才如彼高然吾不敢望也其不
知者曰康子跡幘逸放非所以授人也然僕豈以斯
人之言為輕重也恐吾鄉之賢子弟惑於其言而不
僕是率使吾鄉之子弟不得為善士也然僕語執事

者如此使人見之必又以僕為夸者也曰此將以要
我也如欲夸而要人則其人未必知也僕寧不能俟
後之知者以制之乎惟有以亮之幸甚

與歐陽明府書

居官之道在於愛民愛而不知所以愛固不能施之
民而又以不愛加之此何以稱焉職事者曰民困當
恤利當與興弊當與革也施設號令其始亦豈不能
由之至權勢之所至豪柳之所沮聲名之所逐則視
民之苦判判若無聞焉及一事偶敗欲即追悔更新
而悍民老吏已抗喉掣肘雖智者不知所計矣彼豈

不以其所為者可恃而忽忘哉夫任固以獲上為本然不顧職分所宣徒計以媚之苟皆卑賤苟且任吾之奉則亦可恃以利苟有弗居寧不幡然怒哉故阿大夫所以烹也我惟以我之所當盡者為之知不知彼之事彼之責爾天發榮滋長天地自然之功匹夫者舍其耕耨耘耔之力而曰春且深矣我禾可秀也夫種之而生禾之而秀天人所以相資之道也世寧有不耕而獲者耶故曰勤而無所得者命也不勤而望有所得者妄也足下明敏果敢有古循良之風然媚上以求譽雖賢者所不免也故吾敢拳拳焉盖相發之言必如是乃可以盡無媿也知足下必非斯人之徒故又以直情述之足下亦必知所感也

與秦總制

某白足下辱書語及在邊諸事僕不能知嘗聞之人言度之鄙人之意亦稍有發明然不知實可否也足下明敏通慧宜必有辨者來諭言將帥多不善藝心誠喜之及讀至終篇所謂藝者但射藝之末耳淮陰無縛雞之力天下善敵者莫敢攖也將之道豈以騎射之細可盡哉故所謂將者固不必其藝之皆善也賞罰號令之際緩急倉卒之間雖皆善於藝何以濟

乎承平之久武備懈弛主將不以賞罰繩下下不以
忠義奉上
天子之心嘗惓惓於西虜人肆突而入沿邊之民老
弱死於溝壑壯夫少婦從驅就汚若劉張之屬皆善
射騎者乃莫能施一籌焉豈非將之所貴者也彼徒
以區區之藝謂所以將者盡在是矣進退之際操縱
之方乃畧而不講及其不勝曰此天數有然耳吾固
無不精也夫兵之用在器而成在勇然器馴於所熟
而勇生於有養也士卒之氣不能飽暖撫育以作之
於平昔而坐作之方徒以求異致巧以生澁其故習

加以生死之際能保於不潰乎況賞罰皆姑息而議
論不卓絕沾滯緩待至於疲盡雖有功名之士皆消
沮自廢而勢力僥倖之徒又從而攘奪其利彼無所
慕者孰肯以自厲耶故兵事必在擇將將得則是數者
可不勞而定而功可刻期以成也故曰君不擇將是以
卒予敵然今之所謂將者既皆苟且之徒
朝廷又不以禮使之賞罰激厲之意動為人制故雖
有計慮如古人亦不可自見矣故鄙人之意直在擇
將而善用之也藝之有無皆非所求於將者承問草
草惟吾子有以教之

與劉祥書

承手翰累及感荷愛念無已然公新來行事絕慘覈不忍言不知何以樂為此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公奚無一畏耶故僕所以不敢走一介之使奉餞贐者憂神奪彼因及於交予也俯思往者愛厚萬千豈可終無一言以盡蒭蕘之意聞近事一切出於其人指授使此獄果如公者則數百人屠滅之苦數十家蕩析之慘何負公耶夫某生飄蕩子弟耳家無承童之僕身無識事之友妻子不親宗族咸怨此其為人之愚士大夫所唾而棄絕者也彼方目醉倡肆流連荒

亡以為自得夫莫切於家莫親於子彼乃無一掛心橫慮乃又有閑暇之興雌黃下執事之行事耶田山李銳者長安人以為鉅盜大賊幸以刼奪古氏發奸到官謂可殄絕乃公不惜溷穢之嫌俯利機巧之口既寬其誅又厚其養因聞某生之謗用之以為奇貨使牽引無辜屈被強訊遏絕士夫之議倡啓羅織之門城北張氏刼庫殺人無所不至公引之以為心腹使之立生祠攻正直身為邦伯之尊而下儔盜賊上侮國典又信某人左使使衣冠直諒之士人人自危莫保朝夕搜檢極於周親姦掠豈但子女彼張氏者

豈應捕之役也生員袁某為某反覆搆害幸復學而又陷此兇獄捕者百方凌辱妻子散匿使八十老母煢煢無依士修身慎行惟恐錙銖不潔以辱名教而公忍令誣以大逆天地果有鬼神公能逃其譴耶夫刑殺予奪天子之柄非人臣之所擅也公既以某之計為決可行此方之氓為決可族何張某焦某既獲而又放耶某人者利二子厚賂故力放之力執之耳而公痴然信其所使若指之從臂某云出免死帖公即給死帖某云拿某人放某人公即云可拿可放天地不知良人言不足恤而又聲為黨錮之言以杜

士夫之口使劉用齊幾至自縊省城諸公膽落魂碎惟公所為不敢正目國家開繼一百五十年陛下立十五年天下有此事郡守無所忌憚有此人耶鎮守公者英爽人也公之才智萬萬出其下所以親信公者徒以公為士大夫有言不繹有計不試耳他日稍緝此姦即彼肯容公公將何面目以見之也今袁某尚未獲而公與某草其招詞誣以萬狀此人可殺而公心可欺耶夫公既為此以棄其平生之學而甘為姦狡之埽矣僕即何不自愛以犯公之椎鋒誠以天下無不可改之過無不可變之惡也孟子曰西子蒙

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惡八齋戒沐浴則可以祀
上帝僕蓋以奠諸此也蕭寶寅雖兇不殺蘇湛知湛
之言直也張氏群賊皆感公更生養待之恩惟恐無
所用耳僕豈不畏公使之行刺耶公之大名盛德往
者為僕所傾仰而驟自剝落於此僕不忍也只尺千
里不得盡言惟公察之聽之公家子孫可以永世矣
不忌干冒尚俟再陳

與馬宗大

久違德輝無任企仰曩見蜀中人聞執事盡心於國
勞瘁於事喜慰無量此西土人物之光關內山川之
麗士大夫脩之於家君之於業者當如此也及聞近
者之議雖公道在天下而一人之言安所損益然由
此觀之豈將或無所主曷若奉身求退徜徉終南渭
川之間使天下後世有識之士莫不感吕宗大子進
也如此退也如此豈不毅然大夫夫可以羞當時而
陵萬世邪今以海之敝陋竊嘗徧觀當世之士亦既
精詳而審熟矣修高節者多遺於顯行心匡濟者率
荒於馳騖揆之吾見何啻霄壤然皆叨美大名享佳譽
巍然自居莫知其媿矣海於吾兄安可不以斯言進
之夫見幾而動哲士之操察微而行君子之守固知

吾兄計此已熟又恐不免有文泰之辨是以若此喋喋耳霽淨天空水落石出天下之事安有終掩而不宣者伏惟兄善圖之海已洒掃滸西之坐迓君子之節矣幸毋使茲意沈悶不白可也

與遂庵先生論寧夏粮餉

寧夏事勢雖定然新値冦逆粮草畧盡加以賊虜窺伺其虛宜務百室充實以自厚其勢固士民之心而充實之道在審量地里遠近穀價輕重以爲之所耳諸執事者第欲自塞委命一切恣意乖方罔度經久下吏承之遂緣以爲崇百姓騷動胥扇[illegible]反滯本期莫臻實效空費[illegible]官帑之財厚助部運之賂此何益也今不早爲區畫庶恐以重傷百姓之心一旦有不率令

朝廷固難人人而盡誅也不得面陳益切悚息

與仲與立

海白憲長仲公足下使來辱惠手翰覆此暑熱伏諗起居增慶感慰兼集也承以刑法之要見喻深見体國之心平邦之畧不顧不自揣量輒敢附達惟希亮察耳昔人言治亂國用重典治平國用輕典輕典者常典也重典者非常者也古之人所以輕輕重重者之

道也以今時論之乃平國耳而軌事者輒以重典行之此其民何以堪也夫銀貨之用各有便否乃民情耳固非姦逆不道也鹽引升合皆令左驗制所未有固非豪竊不馴也父祖戍居世緣其土其稱故里者不忘本也固非刼奪他人之業也乃今一切置以重典或至歿其財帛子女蕩析生産此豈比陵園坏土哉設有再重者又以何待之也夫虎豹居於深山太谷之中深山太谷之民日日與狎侮之亡有恐也而一朝驅之市井之中則人皆奔且仆矣以安逸之人而加之亂世陡峻之法此何異驅虎豹於市井也夫其聚而疑見而懼而非常不軌之計亡不深慮而爲無足怪矣夫寧夏之變方已而未定也漢中蜀楚之盜又横恣而亡制也何苦以安然無思之民數數擾誘而使變耶夫此軌事者之所計有司者固莫得而易也僕願公寔消息於此以收關中士民之心使陰自保全畐勿犯令冒法以為

朝廷之懟則

宗社之幸萬邦之福學者之素志也公昌勉之畐之

示昭徹書

夫學者勤勞懼亟其進至於終身且莫以聞道也況

循率口耳即使百仞尼與之盡日對坐益不得而入也此非資相遠也其所入者非也爾小子與予承先公之統所以昭世德揚逖輝使先公之澤益衍而長至於無窮皆爾小子之責矣可不勤學以副予意耶夫嬉遊嘯傲崎步徑行皆支謾不經非弟子之職也弟子之職自洒掃應對始而一言之謬一事之妄皆非弟子所宜行盖非洒掃應對之教也禮先生有問則拱而立趨而進言止而下不敢稱有餘此故謂之應對窮理盡性修身齊家大人之事故小子特執洒掃洒掃云者其事止如此而已矣故曰此弟子之職也傳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卑又曰行千里者自足始其道當如此也爾小子尚慎之哉今爾之年忽已十二去大學止三歲而小學之教百不能一性雖開悟而理尚盭格見爾囂然若老師宿儒此殊非小子之容也爾慎之哉爾慎之哉昔爾祖教予學予以支謾儻蕩失之後予始有聞而爾祖已卒矣予雖悔噬將何及哉夫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今予尚壯而汝又少也先此不治恐又如予之悔噬者矣爾當揭此座右日日省之念之於乎昔陶潛作告儼等疏與責子詩或以為子之賢不肖有命而潛切切如此

亦已溺矣此非聖賢之論古之人恐天下之不皆興行於禮義也為之立學校以教之故聖人垂訓立法恐一夫之不獲也況諸其子哉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堯舜以來所同然也親親之道宜莫先於父子者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一裘之温思愛焉一飯之美思厭焉奚獨於子而舍以聽其所自為吾不知聖人之視其子如此其恝然也已巳卯七月二十二日癸丑示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強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

辱委付多矣夏初伏諗尊體佳勝萬福欣幸無任蜀方既寧兵事求息關中數年不受剽掠流散之苦者誰之力也來教推讓再三不自滿假大君子之所為自有以異諸其人如此敬羨敬服瞻請伊邇伏唯保愛以膺隆命不宣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為言者所遏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黯昧難曉者或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恢節孰與古

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郎又如此賢哲之黨盡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人坐享清譽而君子厚被汚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哉李獻吉被論尤慘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為權貴黨士修學之時雖古人所至尚嚴有推擇何至黨人者苟可以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處郎或以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夜使細小輩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己死不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後郎可馳上公郎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郎星夜來求靜處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為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邃庵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洎諸色刻本捧讀再四乃知聖主隆重之意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值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況有官者與受地方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際要有定力顧措置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郡芟夷絶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仇將軍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郎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聞抄寫文字似於下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盍若今之潛沉諷詠自求於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筆則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為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慮緣是捐歇中道矣折五內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痛天親剴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久失奉

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附此伏惟鑑臨不宣

答蔡承之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今夏南海霍渭先既以賤名厠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齠齔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郎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并其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為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往往迓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遂菴翁亦以此為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心事萬千不得一展布伏惟保愛